

# 欧洲殖民扩张背景下外廊洋式建筑溯源

龚滢<sup>1</sup> 过伟敏<sup>1</sup> Kin Wai Michael SIU<sup>2</sup>

(1.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香港理工大学 设计学院 香港 九龙)

**摘要:** 中国近代初期出现相当数量外廊洋式建筑,依据 15 世纪至 19 世纪欧洲各国统治阶级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掠夺模式的变更和全球整体建筑样式的流变,可追溯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的源流问题。通过研究考察可知,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是区别于殖民宗主国建筑主线,由多国殖民地建筑样式交融形成,是殖民模式由血腥攫取原始资本,至贸易经营创造符合自身经济体系的广大市场,再到政治介入推广中心与边缘关系精神文化统治的实体历史见证,是长期变异移植型殖民建筑样式。

**关键词:** 外廊洋式; 殖民; 模式; 追溯源流

**作者简介:** 龚滢(1989—),女,江苏苏州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博士生,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研究助理,主要从事建筑艺术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过伟敏(1963—),男,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江南地区城市历史街区传统建筑研究;Kin Wai Michael SIU,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包容性与参与性设计研究。

**基金项目:** 江南大学产品创意与文化研究中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17JDZD02)、江苏省 2015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江南近代建筑式样的谱系研究”(项目编号:KYLX15\_115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近代外来建筑式样本土化及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018SJDH14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TU-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9)02-0180-11 收稿日期: 2018-09-15

DOI: 10.19563/j.cnki.sdzs.2019.02.022

## 一、引言

中国近代建筑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实体反映和历史见证,故对其开端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关注<sup>①</sup>,有持外廊洋式建筑为初始阶段仅有样式的,也有认为早期教会建筑为其滥觞。藤森照信先生于 1993 年发表的《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一文中提出的外廊洋式建筑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开端。诚然,此类建筑兴建于城市开埠通商以前,澳门的葡人居留地、广州十三行及多地教会建筑早已建成存在,但由于彼时清政府

的统治势力尚在,葡、英等外商在澳门、广州等地进项商贸活动时居住逗留的时间长短都需按照政府规定执行,所居住的房子也只能在政府调控下进行租赁。即使是在允许长期居住的澳门葡人居

<sup>①</sup>较具代表性的有[日]藤森照信荐,张复合译《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载《建筑学报》1993年第5期,文中表示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初始阶段就仅有外廊式建筑这一类型;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29 页。文中认为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教会传教渠道、早期通商渠道、民间传播渠道”。

住区域,土地、建筑的管理也非常严格,颁布了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和禁约。<sup>[1]13,19</sup>故只有在开埠城市租界内的殖民式建筑是殖民者真正意义上的在中国国土内自由建造的带有殖民意味的构筑物,并且完全是由殖民者自身进行管理经营和居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藤森照信先生“原点”的观点是完全可取的,并不如一些言论所认为的有失偏颇。

这些构筑物的大量出现,不仅表现为外来殖民建筑文化对原有传统建筑的侵蚀,实质上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华进行疯狂资本累积和市场扩张的前奏曲。虽然中国从未成为某西方帝国的殖民地附庸,但于清末民国时期,相对西方帝国,我国基本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该段时期的历史研究是不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活动割离的,东西方任一单方面的研究都将会令人费解。<sup>①</sup>因此,中国近代建筑的开端问题便不单单涉及了由西方资本主义最初大量自由兴建的建筑样式典型——外廊洋式建筑<sup>②</sup>的本体研究,也包含了其溯源问题的研究。本文便是根据殖民扩张活动在空间面向的掠夺进程,对建筑本体外廊洋式建筑的出现、演进至成熟的溯源研究,其建筑样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深刻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旨由单一掠夺逐步演变为多元渗透的历程。

关于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的溯源,学界较为主流观点认为是由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造的建筑样式原型传入,也有谈及西印度群岛殖民样式的回传。<sup>[2]166,[3-6]</sup>通过一定的考察调研及文献资料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的最终形成与“大航海时代”息息相关,不仅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殖民式建筑存在联系,还与其他航海时代殖民地区的建筑样式有所关联。中外各国学者对殖民式建筑的研究由来已久,外廊洋式建筑是殖民式建筑中具备显著特征的建筑样式之一,一些曾经的殖民国家对该样式的历史研究已经较为详尽,将历史留存建筑做了详细的拍摄记录<sup>[7-8]</sup>,编撰同时期建筑设计图样手稿<sup>[9]</sup>,还对其本土外廊洋式建筑出现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本文是在已有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根溯源,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旨的演变同外廊洋式建筑样式演进之间的关联进行初步梳理,探寻溯源外廊洋式建筑的形成和发展,试图找出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样式的最终形成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

殖民灵活多变模式之间的关联。

## 二、西班牙殖民地出现雏形(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地区)——攫取与自保

西欧殖民者最初到达西印度群岛<sup>③</sup>时,发现美洲地区与自身文化截然不同,他们通过对“印第安人”<sup>④</sup>的屠杀和透支本土自然资源<sup>⑤</sup>以建立自身的殖民统治。该野蛮残酷的殖民扩张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为西欧殖民者对“非我”存在知识缺陷而做出简单化解答。西欧殖民者首先设定了“自我”,认为自身存在即为合理的、文明的,而“非我”的存在为其对立面,一概划为不合理的、粗鄙的<sup>[10]6</sup>,该设定贯穿了整个全球殖民扩张活动始终,是西方资本主义破坏一切原有社会生产方式的起点和基础。美洲对于西欧殖民者而言,是急于缩小其疆域使其符合可控地图范围的区域,该地人种成为被嘲笑讽刺的主要内容。<sup>[11]7-8</sup>所以,“非我”的美洲从本质概念上是落后原始的,殖民者秉持着“自我”文明的优越感对本土原住民血洗攫取,全无利用经营之意,殖民地无一例外遭到了野蛮残酷的毁灭,原始资本的累积充满了血腥意味。殖民者与原住民人数比例相差悬殊,远离宗主国后军队护卫成本太高,几无后援,如何保存这些原始资本成为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张的首要命题。临近港口依照宗主国样式建设要塞堡垒(见图1)便是答案,堡垒可保孤立无援的己方安全生活,也可用以

①罗岗著《预言与危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离开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殖民扩张,就无法理解上海开埠以后的历史……”

②[日]藤森照信著,黄俊铭译《日本近代建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书中藤森先生虽言明Bungalow是指欧洲殖民者在山丘上有阳台的开放西洋木结构房屋,而认为平地上营建的类似建筑应成为“阳台殖民样式”(Veranda Colonial Style),本文强调该建筑类型的溯源问题,故以外廊洋式建筑一词,挑明该类建筑的原型。

③即今中美洲加勒比海各岛屿,后全文均使用彼时地理划分地区的称谓以求统一。

④同因哥伦布之故,西印度群岛的原住居民被统称为“印第安人”(Indian),其实他们来自很多不同部落,拥有各自的氏族血缘。

⑤[西]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著,孙家堃译《西印度毁灭述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美]D. H. 菲格雷多·弗兰克·阿尔戈特·弗雷雷著,王卫东译《加勒比海地区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9页。当时的殖民者见人便杀,见东西便抢,处在一种非常疯狂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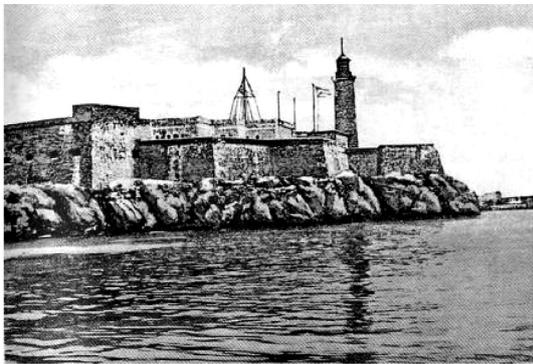


图 1

抵抗竞争国雇来的海盗<sup>①</sup>,保证原始资本持续累积而不削减。待原始资本累积到相当数量时,殖民活动便会从单一的财物掠夺中解脱出来,殖民地走向中长期发展,殖民模式由直接从原住民处掠夺晋升为再生产,原住民不再为对立的低等人种,而成为可奴役的低等生产力。从而殖民地领域范围扩大化,资本累积加速化。殖民领军人物将自身部分原始资本进献给本国君主后,被封赏着手管理殖民地事务,成为总督,建造官邸,由此建立殖民地全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正因为彼时殖民者是以绝对权力统治美洲,建造需中长期使用的建筑时,首选即是宗主国样式,不但符合殖民者自身的居住习俗,还能以建筑实体进行主动性文化殖民。如西班牙迭戈·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圣多明各修建的总督府(1510—1511年),该建筑为第一座欧洲殖民总督府邸,正因为圣多明各是当时西印度群岛的著名首府,该建筑持有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建筑风貌<sup>[12]</sup>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西班牙于美洲殖民地的绝对地位,强调了西班牙的殖民强权,在整个16世纪都起到了相当的威慑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区别于大部分安达卢西亚地区住居建筑的内向封闭,该总督府拥有一侧半开放的通长外廊(见图2),将宗主国宫殿穆德哈尔哥特式的回廊样式截取应用于总督府,充分体现了西班牙总督于当地的权力地位。根据此总督府的完整留存可以确定,于16世纪初期的西印度群岛,外廊洋式建筑样式出现雏形。

### 三、荷兰殖民地形成前身(南亚和北美洲东北部地区)——生活与经营

继伊比利亚半岛西、葡之后,荷兰成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这除了与荷兰人热衷航海有关以

• 182 •



图 2

注:图片来源于[美]D. H. 菲格雷多、弗兰克·阿尔戈特—弗雷雷著,王卫东译《加勒比海地区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0页。

外,如何更好地利用原始资本,投向创造财富的新途径是荷兰在短期内迅速拥有东、西两线多处殖民地的关键所在。17世纪伊始荷兰就拥有了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交易所于数年后成立。股份制公司和股票交易所的成立意味着原始资本累积已经让相当数量的荷兰民众拥有可自由支配的富余财产<sup>②</sup>,至少在当时的荷兰资本已不是依靠单纯劫掠存储进行累积,而是通过远洋商贸和股票之间的微妙经营手段,以达到财富创造的最大值。此外,南亚、东南亚的自然环境和军事力量均令西欧殖民者在17世纪以前并不具备绝对优势。<sup>③</sup>所以,殖民者在对己不利的环境中开展殖民活动,便由依赖军事力量血腥镇压模式转为贸易通商模式,然而该种贸易通商互惠互利只是殖民扩张的表征,最终的目的依旧是为了大量积累原始资本,扩张市场。殖民者只是在商贸行为的掩护下,伺机促成可以跻身殖民地原有社会经济体系的机会,一旦楔入成

①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在航海返程时满载的财富令欧洲其他国家感到艳羡,但彼时还未有国力组建大型的航海队伍,所以会雇佣海盗团体,对葡、西的船队或者殖民地沿岸进行骚扰抢劫以得到利益,所以在17世纪前殖民地最先建成的往往是堡垒和堡垒内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总督府。

②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油画中市长女仆也欢欣地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小股东。

③[荷]费莫·西蒙·伽士特拉著,倪文君译《荷兰东印度公司》,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35页。“经济发达、高人一等的欧洲对比落后的非西方世界的图景在当时并不存在。欧洲其时未经历工业革命,在技术方面几乎毫无优越性可言……”

功,便可借此创造和壮大一个符合自身资本运行逻辑的新型经济空间,相应地也是在吞噬和摧毁殖民地原本的社会空间架构从而达到殖民经济掠夺的真实目的。贸易通商模式的转型因荷兰是典型的重商主义社会体制<sup>[17]14-25</sup>而得以快速实施,民族性格和社会体制决定了荷兰的殖民扩张模式与葡、西两国的“宗教教化”截然不同,贸易经营是荷兰航海鼎盛时期的标志,商贸成为17世纪殖民扩张模式的主旋律。因此,荷兰殖民者除了掌握由好望角入南亚,经科罗曼德尔再向东航行至马六甲海峡、摩鹿加群岛<sup>①</sup>的航线以外,还在沿线设置补给站、堡垒作为后盾,且不再与本土原住民敌对,通过双边贸易和联姻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从而有力地支持长期远距离的殖民扩张。

因为航海“东线”<sup>②</sup>能满载西欧稀缺、比金银还贵重的香料,所以贸易通商的殖民模式于“东线”更盛。荷兰在接管葡萄牙一众堡垒后更增建了自己的要塞,扩大商贸市场并增援补给沿线商船。斯里兰卡西南端的海港加勒古城(Galle)即是16世纪由葡萄牙人所建的堡垒,17世纪遭荷兰人抢夺后直至18世纪末英国人接手前都享有平静繁荣的生活。目前保存完好的建筑以荷占时期为主,多以砖石为建材,有相当数量荷兰宗主国样式(见图3),然而有些荷兰统治稍晚期的公共建筑与住居建筑一侧则拥有通长柱廊(见图4、图5)。在斯里兰卡“皇城”康提(Kandy)的佛牙寺(Dālada Maligawa)内即建有一面或多面通长柱廊的传统建筑样式(见图6、图7),该类由柱子与高深屋顶构成的当地传统建筑本用于僧人功课(见图8)。将此三者作对比即可发现,荷兰殖民者在长期居住经营商贸的殖民生活过程中,逐渐也吸收了殖民地本土建筑样式,于南亚热带地区建造出了与宗主国全然不同的阴凉通长柱廊<sup>③</sup>,这与荷兰殖民时期殖民者和本土原住贸易共荣的联姻是不可分割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注: 图片为作者自摄

的,同时也是荷兰殖民者为跻身殖民地本土社会架构的实体侧面反映。该类建筑样式不同于宗主国,与本土传统建筑样式也存在一定差异,荷兰殖民者所建建筑屋顶多为西式四坡屋顶,柱式主要为古希腊罗马传统柱式的变体,而本土传统建筑为双折面坡形的黏土瓦顶,柱式则更多受传统宗教影响,刻有繁复的纹样,且横截面多为方形。该

①即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以出产香料而闻名。

②“东线”即为由西欧出发经非洲好望角向东行进至亚洲的航线。

③“在阿姆斯特丹,住宅仍然是那种小型的梯状山墙的建筑,地下室很深,阁楼很大,用于储存食品。”

类殖民式建筑与本土传统建筑之间的种种不同又再次表明了其浓厚的殖民特性,通过长期的贸易互利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以达到“软性”<sup>①</sup>殖民的效果,企图令原住民以包容的心态接纳殖民者的存在,且由于一定的经济收益默许殖民者全新的资本社会空间的运行,甚至出现跟随其逻辑改换原有社会经济体系结构的情形。

同时期荷兰通过“西线”<sup>②</sup>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sup>③</sup>,此地的殖民居住者主要为佛兰芒人。这是由于1620年西班牙军队在佛兰芒地区肆虐,多数佛兰芒人逃亡至荷兰郊区,但因人口过度膨胀最终只得西渡至新尼德兰定居。荷兰于该地区的殖民模式则与东南亚截然不同,这与殖民者身份地位和殖民地于宗主国的意义不同相关。佛兰芒人并不是荷兰本国的商业精英,前往新尼德兰是作为难民身份开启全新生活。新尼德兰于荷兰而言可利用商贸交易的资源有限,与东南亚不同的是此地没有丰沃的土地,没有可以获得高回报的香料,仅有皮毛贸易尚能进行交易。殖民地资本空间的可再造规模,是殖民扩张前景的一大因素。新尼德兰资源的短缺意味着只有不断扩大可占土地的规模,尚有可能利用其进行牟利。这便是为何荷兰殖民者同印第安人初始阶段保持了相对友好的贸易关系,但随着新尼德兰的进一步扩张,便开启了血腥的屠杀,印第安人人数骤减<sup>[14]112,114</sup>,佛兰芒人自此在新尼德兰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所以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初,当地建造的住居建筑深受到佛兰芒文化的影响,衍生出新型的荷兰殖民建筑样式<sup>[15]19</sup>,其显著的特征为较缓的复斜屋顶并带有一侧柱廊(见图9)。位于哈肯萨克市建于1704年的亚布拉罕·阿克曼宅即为该样式,宅南立面一楼的柱廊空间可供晴好天气休憩(见图10、图11)。该样式住居建筑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然在该地区不断修建完善,其影响可谓长久而深远。

荷兰于东、西两条航线上建有的殖民者居住地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殖民扩张模式,但最终均达到了扩大市场累积更多资本的根本目的。虽然殖民模式不同,但都建造出与宗主国荷兰建筑风格相异的拥有通长柱廊的住居建筑,甚至公共建筑。相较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哥伦布总督府,荷兰殖民者在南亚与北美东北部地区建造的带有一侧通长柱廊的建筑已然形成稳定的样式,并不是偶然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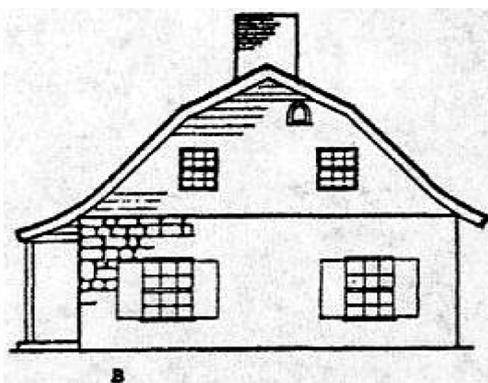


图9



图10



图11

注:图片来源于 Hugh Morrison, *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Colonial Settlements to the National Perio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7, P.123、P.126、P.127.

①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发生的强硬掠夺相比,荷兰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互利可以说是一种软性殖民,从而达到长期居住经营的目的。

②自西欧始横跨大西洋到达美洲的航线。

③后因第二次英荷战争而被迫割让。

之的孤例,是为达成殖民目的从而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可否认的是,拥有一侧柱廊的建筑作为东西至少两处荷兰殖民地之普遍修筑类型存世,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外廊洋式建筑的前身。

#### 四、法国殖民地产生原型(北美洲中部地区)——利欲与憧憬

西欧其他国家在看到了殖民扩张的丰厚回报后,纷纷效仿。其中,17世纪到18世纪初正值法国第一殖民帝国时期,其在美洲大陆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基本占领了北至五大湖、加拿大魁北克,南至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州全境的整个中部地区。<sup>[16]</sup>法国于美洲的殖民地是由北向南扩张的,这与美洲中部的自然环境相关。北部地区环境相对恶劣,土地的利用价值较少,土地的生产和空间的扩张不能达到殖民目标,随着殖民地的一路南扩,南部温润的气候和优良的港口为殖民空间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温床。

法国殖民帝国的形成除了依靠强硬的军事武力和皮毛商贸经营以外,追求利益和名望,积累资本得以形成属于殖民者自身的经济体系才是驱使他们不断由北至南探索新内陆的根本动力,由此开发了大部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了一座又一座据点。北部殖民地多数为分散的小据点开展皮毛贸易,原始资本尚处于累积初期,殖民地向南推进后,随着资本的逐渐雄厚,自然环境的逐渐改善,法国殖民者最终开辟了一座全新的商业中心重镇——新奥尔良。资本的累积数量、土地的可生产性最大决定了法国北美殖民地由北往南逐步进化、改良、深入的特点。

北部殖民地较早建立,主要以经营毛皮生意的商贸据点为主。该时期的法国殖民建筑多是乡村民用建筑,分散于整个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结构相对简易,就地取材。殖民初期自愿加入殖民垦荒队伍的工人人数并不多,建造力量相对薄弱并缺乏砖石类建材,同时这些殖民建筑多是临时住用,殖民者很快会进入下一轮的土地扩张活动从而占领新的据点,故而此阶段殖民建筑宗主国建筑元素较少,反而多有本土原住民建筑元素,且整体以朴素为主。建筑通常只一层,平面呈长方形,墙面由碎石苔藓等材料填充,拥有通风的四面走廊以到达各个房间,四坡屋顶为分明的两段式鞍形,坡度较缓部分由直接夯入地下的原木柱支撑,

坡度较陡的屋顶内设狭小的阁楼。<sup>[15]50</sup>这种两段式四坡屋顶同四面环绕的走廊成为法国于北美早期殖民建筑的典型特征。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卡霍基亚的一栋建于约1737年的民宅便是典型的例子(见图12)。后殖民地逐渐向南扩张,殖民模式



图 12

注:图片来源于 Hugh Morrison, *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Colonial Settlements to the National Perio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7, P.258.

随着土地可生产性的提高而改变,殖民建筑以中长期居住的种植园园主家宅为代表。此时殖民者已有较长的殖民地生活经验,财富累积也较初期丰厚,对宗主国时下风行的住宅样式与内部装潢都有着无限的憧憬,对殖民地未来的生活也有了长期经营的打算。故而该阶段殖民建筑样式主要为两层住居建筑,一层使用砖石结构,二层为木构,走廊仍为其经典元素:有一侧、两侧、三侧和四面环绕多种形式。与初期殖民建筑相较,此时的殖民建筑基本由较为专业的设计师设计制图后建造,种植园主更是在室内装潢方面大量使用了法国进口材料,一层的砖石廊柱以及二层的纤巧木柱也多为宗主国常见的古典样式。尽管此时的殖民者财力雄厚且心系故国,追随欧洲的流行之风,但建筑样式本身仍然是区别于宗主国的殖民建筑,与初期殖民建筑样式一脉相通。在路易斯安那州境内建于1750年的Parlange种植园便是其一(见图13),这类建筑平面布局多相近,一层厚墙内是酒窖、餐具室和带火炉的餐厅及仆人房,轻薄的二层多为起居室、书房和寝室等。如此布局有着中世纪领主庄园住宅的残痕,也与欧洲富农阶层和下层贵族的住居建筑有着近似之处。<sup>[17]89,147</sup>

顺应资本累积扩张的本愿,根据土地可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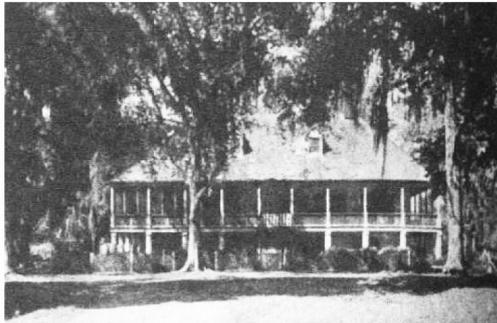


图 13

注: 图片来源于 Hugh Morrison, *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Colonial Settlements to the National Perio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7, P.264.

生产牟利的多少,法国殖民者在开拓北美殖民地时,营建的建筑由北方的简易质朴向南方的时髦自由过渡。自北方殖民地始,出现了采用更多本土建筑元素的四面环绕走廊样式,原木柱和四坡鞍形屋顶成为北美法式殖民建筑的典型样式元素。即使殖民地进一步向南方扩展,这一建筑样式仍然是富庶种植园主乡绅阶层的不二选择。从建筑样式来说,固定由设计师统一设计、量产的法国式种植园住居建筑相对较早时期修建的荷兰殖民地单侧柱廊建筑样式更为稳定,也更清晰地呈现出“廊”对殖民建筑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是外廊洋式建筑的原型。

### 五、英国殖民地整合传播(北美洲东部地区和亚洲地区)——宣扬与威慑

随着英国在英荷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取胜,荷、法二国殖民地纷纷归英国所有,英国逐渐成为拥有众多殖民地的殖民大国。但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爆发,英国失去了北美大部分的殖民地,主要殖民势力逐渐倾向东半球。19世纪始,英国国力逐渐强盛,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开拓、收购或兼并他国殖民地,早期深入南亚印度、锡兰<sup>①</sup>及东南亚马六甲海峡,之后便是东亚,全面取代西班牙成为“日不落帝国”<sup>②</sup>。殖民地的增加意味着土地空间市场的飞速扩大,资本的积累方式也有了更多灵活多变的选择,资本的叠加速度进一步加快给了海外殖民者充实的资金和无限的野心。这是因为资本对空间的需求只会随着资本的丰厚而加快,殖民者必须不断地入侵新的土地并且将殖民地进

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的资本空间,从而令已有的资本获得更大的可周转移动市场,以便赢得愈加丰富的财产。在殖民地的先后开发和改造过程中,相对宗主国而言,殖民地是为滋养宗主国中心而存在的等级较低的边缘地区,但对比殖民地周边其他地域,殖民地又作为不同于本土资本运作的空间而存世,成为新兴的中心,附属其中心的边缘便不断满足中心对于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扩张的需要。该殖民运作模式使得殖民帝国愈加庞大,殖民高级官员甚至拥有了部分自主外交权和军事力量,于殖民地的生活从经营土地和商贸渐渐过渡到组织自身政权的角色中去,由商转政的改变导致殖民地大兴土木,真正意义的大型公共建筑开始营建,殖民者通过大肆宣扬皇室威严和军事力量,从而威慑各处殖民地及租界。

对于殖民者来说,如何在较短的时间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市场,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累积大量资本是贯彻殖民活动始终的宗旨。南亚、东南亚、东亚各国均具备自身的王国统治,军事力量较美洲而言强大,想于亚洲短期内建立与美洲相似的广袤殖民地可能性较小,如何一边与亚洲各国君主进行外交一边迅速扩展自身殖民利益成为殖民者的重要课题。该航线上葡、西、荷等诸国打下的坚实基础和经营的宝贵经验被英国殖民者充分利用。自1759年苏特拉商馆成为英国殖民地开始,至18世纪初,英国接手了荷兰自马拉巴尔海岸到科罗曼德海岸的绝大多数产业<sup>[18]67-68</sup>。荷兰人在亚洲的殖民战略也延续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对大国相互牵制、不断吞并分封小国以巩固和扩张自身的殖民地、融入当地社会并迎娶身份尊贵家族的女儿<sup>③</sup>,这些殖民手段也致使殖民者的家宅和种植园住宅迅速融入当地文明,这对英国殖民者带来了相当的影响。

英属印度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殖民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较为强硬的殖民手段遭到各土邦人民奋起反抗,虽然英国殖民者拥有较为先进的武

① 斯里兰卡的旧称。

② “日不落帝国”一词原为16世纪西班牙君主所创,所以英国并不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③ 多为葡萄牙统治时期的欧亚混血家庭,拥有大量的财富,习惯亚洲生活,使用葡萄牙语交流,同时还具有将基业传给女婿而不是儿子的社会传统。

器和令人自豪的“文明”<sup>①</sup>，但在殖民地人数占比始终处于劣势，殖民地原住民的民族大起义带来的不良殖民后果引起了英国皇室的注意。英国皇室及内阁随即取缔了对东印度公司的资助，并采取直接政治介入的方式建立的英属印度。至此，殖民模式彻底变更，殖民地不再是中长期的商贸经营所在地，而成为了切实隶属于宗主国的地区，殖民的根本目的并未改变，殖民地的运作主要为精神方面的先期殖民，同时从土地市场生产经营循环中谋取暴利。精神文化殖民虽较“仁慈”，但殖民统治则更为彻底，一切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环境的原有社会关系完全被推翻，奴化教育更是从根源上减少了殖民起义的发生。建筑工程项目的营建也与该殖民模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英国在英属印度成立了专业营建部门 PWD<sup>②</sup>，在 1901 年前为殖民政府营建的大型公共建筑均为印欧风格，即印度与欧洲两地建筑样式的混合体。如勒克瑙康斯坦蒂亚境内有一座为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奥德地区行政长官克劳德·马丁少将建造的“行宫”，该建筑即为英 18 世纪乔治王时代后期文艺复兴风格<sup>③</sup>结合典型的印度传统建筑穹顶和多尖塔环绕的形制（见图 14）。PWD 的工程师斯温顿·雅各布（Swinton Jacob）为了营建该种混合式建筑，汇编了大量印度传统建筑的详细图纸<sup>[19]36</sup>，从侧面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殖民建筑必然的“混合性”特征，他负责扩建的阿杰米尔梅奥大学也说明了这一点（见图 15）。PWD 也为政府职员或驻扎军队建造住所，形制以外廊洋式样式居多，如中央邦姆豪宿营地中的连体洋房（见图 16）、北方邦皇家炮兵住所（见图 17）均是于 19 世纪早期营建，在其后半个世纪里的住所形制都与之类似。<sup>[15]83</sup>该两处外廊洋式建筑均为砖石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为一层拥有连拱柱廊。相较于大型公共建筑刻意的“混合”以取得被殖民民众的认可，殖民者住所营建得更接近于较早期美洲殖民地建筑样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承接关联。

如前文所述，18 世纪在美洲营建的众多殖民建筑中于荷、法两国殖民地出现了一侧或多侧外廊环绕的建筑样式。荷兰、法国战败于英国后，英国以新英格兰为基点逐步向南向西扩张，接管荷兰殖民地并向中部的法国殖民地渗透。在此过程中英、荷、法殖民建筑样式得以相互融合，时值英国乔治摄政王风格文艺复兴，致使英国后期殖民建筑样式与新英格兰早期营建样式有了较大的变



图 14



图 15



图 16

化。新英格兰地区较为典型的殖民建筑样式主要

①殖民者始终认为自己的民族优于被殖民民族，殖民统治是为开化这些低劣的地域。

②Peter Scriver and Vikramaditya Prakash, *Colonial Modernities: Building, Dwelling and Architecture in British India and Ceyl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全称为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③虽然该建筑建于 18 世纪末期，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也已经逐渐形成趋势，但殖民建筑的风格除了具备与当地文化的混合性以外还具有滞后性。



图 17

注: 图片来源于 Peter Scriver and Vikramaditya Prakash, *Colonial Modernities: Building, dwelling and Architecture in British India and Ceyl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P.31、P.33、P.75、P.83、P.3.

为科德角式、盐盒式、复斜屋顶式<sup>①</sup>等,因属日耳曼“木文化”圈<sup>[17]2</sup>及殖民地取木材较易影响,这三类建筑样式均为朴素的木结构建筑,极少使用砖石。待到 18 世纪后半叶,英国资本累积已经很是丰厚,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统治多国背景的广袤殖民地,英国殖民建筑样式呈现多国文化相互融合的态势,结合了荷兰、法国等殖民建筑样式,建材多采用砖砌结构,建筑立面出现了三角形山墙、长方形横窗,更出现了半圆拱券、帕拉第奥式气窗等典型文艺复兴建筑装饰结构元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殖民建筑入口或南立面出现了完整的柱廊。

当英国殖民势力进驻南亚英属印度后,融合多国殖民建筑样式并包含英属印度本土建筑文化的外廊洋式建筑应运而生,成为英国殖民政府经典的“官式”<sup>②</sup>住宅风格,贯穿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外廊洋式建筑不但是英国殖民者宣扬自身文明的媒介,也为印欧文化交融提供桥梁,更是威慑殖民当地有力的武器。随着英国殖民扩张向东进发,这种来源于美洲、发展于南亚并结合多国殖民建筑样式的外廊洋式建筑在 19 世纪中叶登陆东南亚及东亚沿海地区,包括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广州是原有著名通商口岸,是西人在中国进行商贸的唯一窗口,但随着五口同时通商,广州本具备的优势在短时间消失。厦门、福州和宁波虽拥有优良港口,交通运输便捷,但苦于未有强大的经济腹地作为其发展的基础,所以同为开埠城市,但现代化发展局限大于上海。上海背靠整个江南经济命脉,作为最近丝茶产地

的港口,上海自开埠始便一直在实现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上海形成了较大的租界规模<sup>③</sup>,其租界的运营模式堪称“半殖民”的典范。上海虽然未最终成为隶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其半中心半边缘的定位却是殖民者全新的殖民生产剥削模式,使其成为当时中国资本外溢的最大城市。所以,上海早期的租界建筑是开启中国近代建筑的钥匙。最初的租界建筑因租界的不断发展早已逐渐消失,文字记录中所记载的“泥塑或本地砖砌的墙壁外面粉刷得雪白”“楼外面周围是配置着大拱门的敞开游廊”<sup>[20]84</sup>这些特点与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建筑样式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该类建筑无疑是依照南亚、东南亚的殖民建筑样式进行营建。英国租界区的第一栋建筑是由英国设计师格罗斯曼和鲍伊设计的英国领事楼(见图 18)。该建筑是目前上海外滩现存最早建造的租界建筑,虽经多次改造,但依然留存了环绕建筑的柱廊结构,四坡中国蝴蝶瓦屋顶和立面清水砖墙装饰性元素共同体现了其维多利亚时代文艺复兴建筑的特征(见图 19),与英属印度维多利亚晚期的外廊洋式建筑相较更注重建筑的对称构图以显示其威严<sup>④</sup>,中轴对称的 U 字型平面和立面外廊的绝对对称呈现出理性、庄重的风貌。领事楼选址即在两江口,楼前更是架起炮组,其皇室宣扬和武力威慑的目的不言而喻。<sup>[21]20</sup>同时期稍晚建造的轮船招商局大楼也是中国外廊洋式建筑的典型案例,但其二层以上希腊古典样式的双柱外廊和刻有简约古典纹样的三角形山墙、檐板则为英北美洲殖民地乔治王摄政风格的特征。虽然

①新英格兰地区砖石结构建筑极少而只着重列举木构三例。见 Hugh Morrison, *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Colonial Settlements to the National Perio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87, PP.51-68.

②西方学者用词为“official”或者“authoritative”等,主要意思为体现该类建筑为官方营建且代表英国殖民者的威仪,故使用国人更为容易理解的“官式”作为解释和形容。

③杨秉德著《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 页。“正是这一条款的规定,导致最早在上海,后来遍及中国主要商埠城市,直接影响中国近代建筑史发展进程的外国租界的产生。”

④英国殖民者初到上海时并未受到“理应”得到的尊重,要求办公驻地受到拒绝先在船上住了一宿,后终于在县城内寻得一宅作为办公驻地。因受到民众好奇地窥视且其时常穿梭于办公室走廊,故在外滩开辟租界修筑领事馆,建筑面向黄浦江纤道,扼住通往清政府官产的要道,还在领事楼前配有炮台以显威仪。

这些早期英国租界建筑风格自由而混杂,有些甚至还使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样式<sup>[22]</sup><sup>19</sup>,但面向外滩或环绕建筑三面甚至四面的外廊洋式建筑却成了一把划时代的利刃,开辟了中国建筑发展的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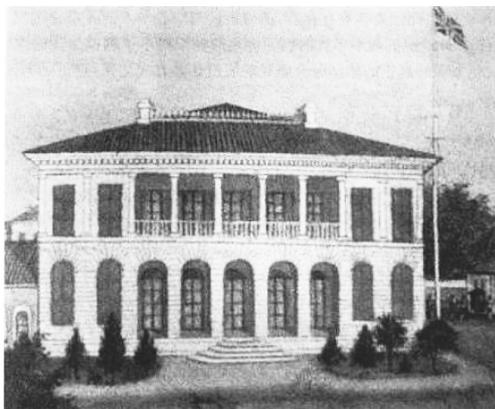


图 18



图 19

注: 图片来源于王方《“外滩源”研究: 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 页;王绪远《百年外滩建筑》,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0 页。

荷兰、法国相继在战争中落败于英国,英国迅速纳入两国殖民地后,融合了各国殖民建筑样式。后于南亚因采用了新型殖民模式,为满足殖民精神

文化统治需要,由政府专设部门,广泛建造区别于殖民地本土,带有印欧文化相融印记的外廊洋式建筑,这类建筑随后便出现于东南亚和东亚沿海商埠城市,成为殖民地和租界在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营建的典型建筑样式。此举体现了英国殖民繁盛期,殖民扩张活动由中长期商贸经营生活模式切换为一劳永逸的政治归属精神文明统治,外廊洋式建筑至此有了宣扬皇室和威慑殖民的统治功效。故而,外廊洋式建筑是英国结合多国殖民建筑样式,遵循彼时欧洲流行风尚,区别于宗主国建筑文化,糅合当地民族传统元素营建出的符合殖民资本空间需求的建筑样式,是长期变异移植型殖民建筑,是殖民模式灵活转变的实体见证。

### 结语

综上所述,外廊洋式建筑是深受各国殖民者于不同殖民地采取的灵活多变殖民模式所影响的建筑样式。16 世纪血腥攫取原始资本为主旋律的西印度群岛地区殖民地出现外廊洋式建筑雏形。17 至 18 世纪,资本累积手段转为贸易通商模式,源源不断地获利和封官加爵的憧憬令各国殖民者的视线转向殖民地贸易经营,欧洲本土的战争结果导致殖民地的易主融合,外廊洋式建筑即在北美、南亚等荷、法、英殖民地交融衍进产生原型,成为殖民文化统治的传声筒和威慑殖民地原住民的形象媒介。19 世纪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张,殖民资本经济体制将中心与边缘这对空间关系延伸到了每一个殖民地,成为全球效应,外廊洋式建筑作为殖民空间掠夺的实体传入东亚,发展成为稳定的西方殖民建筑样式,该样式代表了西方各国殖民者长达四个世纪于全球不同地区殖民时期总结融合的营建经验,是中国建筑样式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中国近代外廊洋式建筑在原有基础上,因建筑材料、营建匠人以及风土环境等多方因素形成了个体自我变异,是后一阶段产生多种建筑风格的承接链。

### 参考文献

- [1] 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中国近代建筑史(第一卷) 门户开放——中国城市和建筑的西化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2] 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3]藤森照信.外廊样式——中国近代建筑的原点[J].建筑学报,1993(5).
- [4]刘亦师.中国近代建筑的特征[J].建筑师,2012(6).
- [5]刘亦师.殖民主义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新范式[J].建筑学报,2013(5).
- [6]刘亦师.中国近代“外廊式建筑”的类型及其分布[J].南方建筑,2011(2).
- [7]George F B.Colonial architecture: early examples from the first state[M].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2006.
- [8]Joseph A ,Dick D.Louisiana's plantation homes: the grace and grandeur[M].Stillwater: Voyageur Press Inc. ,1991.
- [9]Reed S B.Victorian dwellings for village and country[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9.
- [10]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M].王玫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1]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美洲五百年:一部西半球的历史[M].余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 [12]赵宏声.总督宫与哥伦布[J].世界博览,1992(6).
- [13]约翰·赫伊津哈.17世纪的荷兰文明[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 [14]马尔滕·波拉.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M].金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5]Leland M R.A concise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itecture[M].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 [16]Hugh M.Ear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from the first colonial settlements to the national period[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 [17]后藤久.西洋住居史:石文化和木文化[M].林铮颀,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 [18]费莫·西蒙·伽士特拉.荷兰东印度公司[M].倪文君,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
- [19]Peter S ,Vikramaditya P.Colonial modernities: building ,dwelling and architecture in British India and Ceyl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7.
- [20]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M].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21]王方.“外滩源”研究——上海原英领馆街区及其建筑的时空变迁(1843—1937) [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 [22]伍江.上海百年建筑史 1840—1949[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欣洁]